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 
第四十六回 設謀誑藥氣走韓彰 遣興濟貧忤逢趙慶

且說盧方又到開封府求見，你道卻為何事？只因他在文光樓盼到三更之後，方見韓彰蔣平回來。二人見了盧方更覺詫異，忙問道：「大哥，如何能在此呢？」盧方便將包相以恩相待，釋放無事的情由，說了一遍。蔣平聽了，對著韓白二人道：「我說不用去，三哥務必不依。這如今鬧得倒不成事了。」盧方道：「你三哥那裡去了？」韓彰把到了開封，彼此對壘的話說了一遍。盧方聽了，只急的搓手。半晌，歎了口氣道：「千不是，萬不是，全是五弟不是。」蔣平道：「此事如何抱怨五弟呢？」盧方道：「他若不找甚麼姓展的，咱們如何來到這裡？」韓彰聽了卻不言語。蔣平道：「事已如此，也不必抱怨了。難道五弟有了英名，你我作哥哥的不光彩麼？只是如今，依大哥怎麼樣呢？」盧方道：「再無別說。只好劣兄將五弟帶至開封府，一來懇求相爺在聖駕前保奏，二來當面與南俠陪個禮兒，庶乎事有可圓。」白玉堂聽了，登時氣得雙眉緊皺，二目圓睜。若非在文光樓上，早已怪叫吆喝起來。便怒道：「大哥，此話從何說起？小弟既來尋找南俠，便與他誓不兩立。雖不能他死我活，總得要叫他甘心拜服與我，小弟方能出這口惡氣。若非如此，小弟至死也是不從的。」蔣平聽了，在旁贊道：「好兄弟！好志氣！真與我們陷空島爭氣！」韓彰在旁瞅了蔣平一眼，仍是不語。

盧方道：「據五弟說來，你與南俠有仇麼？」白玉堂道：「並無仇隙。」盧方道：「既無仇隙，你為何恨他到如此地步呢？」玉堂道：「小弟也不恨他，只恨這「御貓」二字。我也不管他是有意，我也不管是聖上所賜，只是有個御貓，便覺五鼠減色，是必將他治倒方休。如不然，大哥就求包公回奏聖上，將南俠的「御貓」二字去了，或改了，小弟也就情甘認罪。」盧方道：「五弟，你這不是為難劣兄麼？劣兄受包相知遇之恩，應許尋找五弟。如今既已見著，我卻回去求包公改「御貓」二字。此話劣兄如何說得出口來？」白玉堂聽了冷笑，道：「哦！敢則大哥受了包公知遇之恩。既如此，就該拿了小弟去請功候賞呵！」

只這一句，又把個盧方噎得默默無言，站起身來出了文光樓，躍身下去，便在後面大牆以外走來走去。暗道：「我盧方結交了四個兄弟，不想為此事，五弟竟如此與我翻臉。他還把我這個兄長放在心裡麼？」又轉想包公相待的那一番情義，自己對眾人說的話，更覺心中難受。左思右想，心亂如麻。一時間濁氣上攻，自己把腳一跺，道：「噯！莫若死了，由著五弟鬧去，也省得我提心吊膽。」想罷，一抬頭只見那邊從牆上斜插一枝杈杆，甚是老幹。自己暗暗點頭，道：「不想我盧方竟自結果在此地了！」說罷，從腰間解下絲絛往上一扔，搭在樹上，將兩頭比齊。剛要解扣，只見這絲絛「唻」「唻」「唻」自己跑到樹上去了。盧方怪道：「怪事！怎麼絲絛也會活了呢？」

正自思忖，忽見順著枝幹下來一人，卻是蔣四爺，說道：「五弟胡塗了，怎麼大哥也背晦了呢？」盧方見了蔣平，不覺滴下淚來道：「四弟，你看適才五弟是何言語？叫劣兄有何面目生於天地之間？」蔣平道：「五弟此時一味的心高氣傲，難以治服。不然，小弟如何肯隨和他呢。須要另外設法，折服於他便了。」盧方道：「此時你我往何方去好呢？」蔣平道：「趕著上開封府。就算大哥方才聽見我等到了，故此急急前來陪罪，再者也打聽打聽三哥的下落。」盧方聽了，只得接過絲絛將腰束好，一同竟奔開封府而來。

見了差役。說明來歷。差役去不多時，便見南俠迎了出來，彼此相見。又與蔣平引見。隨即來到書房，剛一進門，見包公穿著便服在上面端坐，連忙雙膝跪倒，口中說道：「盧方罪該萬死，望乞恩相赦宥。」蔣平也就跪在一旁。徐慶正在那裡坐著，見盧方與蔣平跪倒，他便順著座兒一溜也就跪下了。包公見他們這番光景，真是豪俠義氣，連忙說道：「盧義士，他等前來，原不知本閣已將義士釋放，故此為義氣而來。本閣也不見罪。只管起來，還有話說。」盧方等聽了，只得向上叩頭，立起身來。

包公見蔣平骨瘦如材，形同病夫，便問：「此是何人？」盧方一一回稟包公，方知就是善泗水的蔣澤長。忙命左右看座。連展爺與公孫策俱各坐了。包公便將馬漢中了毒藥弩箭昏迷不醒的話，說了一回。依盧方就要回去向韓彰取藥。蔣平攔道：「大哥若取藥，惟恐二哥當著五弟總不肯給的；莫若小弟使個計策將藥誑來，再將二哥激發走了，剩了五弟一人，孤掌難鳴，也就好擒了。」盧方聽說，便問計將安出。蔣平附耳道：「如此，如此。二哥焉有不走之理。」盧方聽了，道：「這一來，你二哥與我豈不又分散了麼？」蔣平道：「目下雖然分別，日後自然團聚。現在外面已交五鼓，事不宜遲，且自取藥要緊。」連忙向展爺要了紙筆墨硯，提筆一揮而就，折疊了叫盧方打上花押，便回明包公，仍從房上回去，又近又快。包公應允。蔣平出書房，將身一縱，上房越脊，登時不見。眾人不稱羨。

單說蔣爺來至文光樓，還聽見韓彰在那裡勸慰白玉堂。原來白玉堂的餘氣還未消呢。蔣平見了二人道：「我與大哥將三哥好容易救回，不想三哥中了毒藥袖箭，大哥背負到前面樹林，再也不能走了，小弟又背他不動。只得二哥與小弟同去走走。」韓爺聽了，連忙離了文光樓。蔣平便問：「二哥，藥在何處？」韓彰從腰間摘下個小荷包來，遞與蔣平。蔣平接過，摸了摸卻有兩丸，急忙掏出。將衣邊釦子咬下兩個，咬去鼻兒，滴溜圓，又將方才寫的字帖裹了裹，塞在荷包之內，仍遞與韓彰。將身形略轉了幾轉，他便抽身竟奔開封府而來。

這裡韓爺只顧奔前面樹林，以為蔣平拿了藥去，先解救徐慶去了。那裡知道他是奔了開封府呢。韓二爺來到樹林，四下裡尋覓，並不見有大哥三弟，不由心下納悶。摸摸荷包，藥仍二丸未動，更覺不解。四爺也不見了。只得仍回文光樓，來見了白玉堂，說了此事，未免彼此狐疑。韓爺回手又摸了摸荷包，道：「呀！這不像藥。」連忙叫白玉堂點著火種，隱著光亮一看，原來是字帖兒裹著鈕子。忙將字兒打開觀看，卻有盧方花押，上面寫著叫韓彰絆住白玉堂作為內應，方好擒拿。白玉堂看了，不由得設疑，道：「二哥就把小弟綁起，交付開封府就是了。」韓爺聽了，急道：「五弟休出此言。這明是你四哥恐我幫助於你，故用此反間之計。好，好，好！這才是結義的好兄弟呢。我韓彰也不能作內應，也不能幫扶五弟。俺就此去也。」說罷，立起身來，出了文光樓，躍身去了。

這時蔣平誑了藥，回轉開封府，已有五鼓之半，連忙將藥研好，一半敷傷口，一半灌將下去。不多時，馬漢回轉過來，吐了許多毒水，心下方覺明白。大家也就放心。略略歇息，天已大亮。到了次日晚間，蔣平又暗暗到文光樓。誰知玉堂卻不在彼，不知投何方去了。

盧方又到下處，叫伴當將行李搬來。從此開封府又添了陷空島的三義幫忙扶著訪查此事，卻分為兩班：白日王馬張趙細細緝訪，夜晚卻是南俠同著三義暗暗搜尋。

不想這一日，趙虎因包公入闕，閒暇無事，想起王馬二人在花神廟巧遇盧方，暗自想道：「我何不也出城走走呢？」因此扮了個客人的模樣，悄悄出城，信步行走。正走著，覺得腹中饑餓，便在村頭小飯鋪內，意欲獨酌吃些點心。剛坐下，要了酒，隨意自飲。只見那邊桌上有一老頭兒，卻是外鄉形景，滿面愁容，眼淚汪汪，也不吃，也不喝，只是瞅著趙爺。趙爺見他可憐，便問道：「你這老頭兒瞅俺作甚？」那老者見問，忙立起身來，道：「非是小老兒敢瞧客官。只因腹中饑餓缺少錢鈔，見客官這裡飲酒，又不好啟齒。望乞見憐。」趙虎聽了，哈哈大笑，道：「敢則是餓了，這有何妨呢。你便過來，俺二人同桌而食，有何不可。」那老兒聽了喜歡，未免臉上有些羞慚。及至過來，趙爺要了點心饅饅，叫他吃。他卻一壁吃著，一壁落淚。

趙爺看了，心中不悅，道：「你這老頭兒好不曉事。你說餓了，俺給你吃。你又哭些甚麼呢？」老者道：「小老兒有心事，難以告訴客官。」趙爺道：「原來你有心事，這也罷了。我且問你，你姓甚麼？」老兒道：「小老兒姓趙。」趙虎道：「噯喲！原來是當家子。」老者又接著道：「小老兒姓趙名慶，乃是管城縣的承差。只因包三公子太原進香……」趙虎聽了道：「甚麼包三公子？」老者道：「便是當朝丞相包相爺的姪兒。」趙虎道：「哦，哦！包三公子進香，怎麼樣？」老者道：「他故意的繞走蘇州，

一來為遊山玩水，二來為勒索州縣的銀兩。」趙虎道：「竟有這等事！你講，你講。」老者道：「只因路過城縣。我家老爺派我預備酒飯，迎至公館款待。誰想三公子說鋪墊不好，預備的不佳，他要勒索程儀三百兩。我家老爺乃是一個清官，並無許多銀兩，又說小人借水行舟，希圖這三百兩銀子，將我打了二□板子。幸喜衙門上下俱是相好，卻未打著。後來見了包三公子，將我吊在馬棚，這一頓馬鞭子打得卻不輕。還是應了另改公館，孝敬銀兩，方將我放出來，小老兒一時無法，因此脫逃。意欲到北京尋找一個親戚，不想投親不著，只落得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。衣服典當已盡，看看不能餬口，將來難免餓死，作定他鄉之鬼呀！」

趙爺聽至此，又是心疼趙慶，又是氣恨包公子，恨不得立刻拿來，出這口惡氣。因對趙慶道：「老人家，你負此沉冤，何不寫個訴呈在上司處分析呢？」

未知趙慶如何答，下回分解。